

〔美〕 欧文·肖 著

幼狮

The Young Lions

南海出版公司

I712.45
X291

幼狮

The Young Lions

〔美〕欧文·肖 著

晏奎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8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幼狮 / [美] 肖著; 晏奎译. — 海口: 南海出版公司,
2008.10
ISBN 978-7-5442-4234-9
I. 幼… II. ①肖…②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40313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04-097

THE YOUNG LIONS by IRWIN SHAW
Copyright: © 1949 by IRWIN SHAW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All rights reserved.

YOU SHI
幼 狮

作 者 [美] 欧文·肖
译 者 晏 奎
责任编辑 翟明明
特邀编辑 王 莹
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·金 山
内文制作 李艳芝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 66568511
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电子邮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开 本 720 毫米 × 1050 毫米 1/16
印 张 33.5
字 数 570 千
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4234-9
定 价 29.80 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万军之耶和华说：“我与你为敌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，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。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，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。”^①

^①引自《圣经·旧约·那鸿书》2：13。

第一章

冬天，蒂罗尔小镇。蜿蜒的群山披着厚厚的积雪。洁白的山脚下，铁路沿线灯光星星点点，一派欢乐景象。整个镇子犹如圣诞橱窗，在白雪皑皑的暮色中光芒四射。积雪覆盖的街道上，无论外地滑雪者还是本地居民，人人身着靓装，彼此迎面相遇，都相互问候，脸上挂着开怀的笑容。大大小小的花环，装饰着各式各样的门窗，与棕白相间的房屋相映成趣。原来，这是新年前夜，充满希望的一九三八年来临了！

玛格丽特·弗里曼特迈步上山，滑雪靴在厚实的积雪中嘎吱作响。苍茫的暮色，山下小镇中孩子们的清脆歌声，都使她禁不住发出会心的微笑。早晨离开维也纳时，天正阴雨连绵，人们急匆匆地走过街头，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，那是阴霾天气强加给大城市的表情。这里则不然，雄伟的山峦，明媚的天空，耀眼的积雪，蓬勃的生机，赏心悦目的乡村风光。在她眼中，这一切仿佛一份专为她献上的厚礼，因为她那么年轻又美貌，正在度假中。

路上，时有坚硬的雪块冒出，一不小心，偶尔踏上，疲乏的双腿就会产生舒服的刺痛感。下午滑雪之后，她喝了两杯樱桃白兰地。当时只感觉喉咙发热，现在，她感到那股热正在向肩头和臂膀扩散，犹如无数纤细的游丝，在毛衫下蔓延。

“在那高高的山冈上，”山下的孩子们唱道，“暴风雪不住地咆哮。”稀薄的空气中，歌声清脆而嘹亮。

“马利亚端坐在那儿，”玛格丽特低声哼唱，“怀里抱着她的爱子。”她的德语半生不熟，但只要一唱起这支歌，她就为自己竟敢用德语唱歌的勇气而得意，而且，她喜欢那优美的旋律。

玛格丽特身材高挑匀称，有着清秀雅致的脸蛋、绿色的眼睛，鼻梁上长着约瑟夫所谓的美国雀斑。明天上午，约瑟夫就要搭乘早班列车抵达了。她一想到他，不禁笑逐颜开。

玛格丽特在旅馆门口停下脚步，回头望望巍峨的山峰和闪烁的灯火，深深吸了一口傍晚的清新空气，这才推开房门，进去。

这是一家小旅馆，大厅明光亮堂，装饰着冬青等绿色植物，弥漫着节日盛餐的浓烈香味。房间陈设非常普通，而钉着皮面的橡木家具结结实实，显得特别整洁。这种整洁在山村农舍中很常见，几乎家家如此。这个大厅也同样，其整洁的特点像那些桌椅板凳一样，真实而具体。

兰格曼太太正巧经过大厅，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个用雕花玻璃做成的潘趣酒钵，圆圆的脸上写满了专注。见到玛格丽特，她即刻停下脚步，露出愉快的笑容，把酒钵放在桌上。

“晚上好，”她用德语柔声说，“滑雪好玩儿吗？”

“棒极了。”玛格丽特回答。

“可别太累了哟！”兰格曼太太眯起双眼，向角落里使了个眼色，“晚上有舞会，要许多年轻小伙子呢。太乏了可不成呦……”

“跳舞嘛，我还能行，”玛格丽特笑着说，“如果有人教。”

“嗨！”兰格曼太太啪地一拍双手，不以为然地笑道，“你没问题。他们可什么舞都会跳。能教你，他们准会高兴坏了。”她用带着评判的目光，仔细瞅了瞅玛格丽特，“当然啰，你是瘦了点。不过嘛，正好引领时尚。都怪那些美国电影，你知道的，恐怕只有患肺结核的女人，才会最终走红呢。”兰格曼太太咧嘴笑笑，躬下身去，重又捧起那大酒钵。她面容红润愉快，亲切得像团温暖的炉火，朝厨房走去。“可要提防我的儿子弗雷德里克。”她说，“上帝啊，他太喜欢姑娘了！”她咯咯笑着，进了厨房。

一阵调料掺加黄油的浓香突然自厨房飘来。玛格丽特馋馋地嗅了嗅，轻声哼着歌，登上楼梯，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晚会开始时气氛非常庄重。年岁较大的都呆板地坐在角落里，小伙子们满脸窘态，郑重其事地聚在一起，凑成一个个临时小组，严肃地喝着浓香的潘趣酒。姑娘们大多体格健壮，身着皱边的华丽礼服，显得不大自在。风琴手已奏了两支曲子，依旧无人跳舞，于是闷闷不乐地坐到了潘趣酒钵旁边，任留声机播放美国唱片。

客人大多是本地人，除农场主和商人，还有兰格曼家的亲戚，都被山区的太阳晒成了深褐色，看上去非常健壮，似乎永远不会衰老。他们衣衫简朴，大山一样结实的身躯，仿佛从来就不曾接受疾患和衰老的种子，油光锃亮的肌肤，也压根儿不会出现死神逼近的预兆。兰格曼旅馆的客房本来就少，入住其中的城里人，礼貌地喝了一杯潘趣酒后，大多都去了大旅馆，参加更快活的晚会，最后留下的外地人，只剩玛格丽特一个。她并不打算多喝，决定早点儿上床，美美地睡上一宿，因为约瑟夫乘坐的列车早晨八点半就要到达。她希望容光焕发地和他相见。夜越来越深，舞会却越来越热

烈。玛格丽特和多数年轻人都跳了舞，有华尔兹，也有美国狐步。十一点左右，厅堂里越发闷热嘈杂，第三钵潘趣酒送来时，一张张汗津津的面孔上，户外山民那种健旺但略显愚钝的羞涩神情，早已踪迹全无，取而代之的是室内作乐时特有的焕发容光。

玛格丽特开始教弗雷德里克跳伦巴舞。其他人在四周围观，等他俩跳完，一齐为她热烈鼓掌。兰格曼老头儿突然提出也要和她跳一曲。老头儿又矮又胖，晃着粉红色的秃头，在一阵阵的哄堂大笑中，汗流浹背地听玛格丽特用蹩脚的德语，向他解释神秘的舒缓节拍和加勒比舞曲的节奏魅力。

“噢，上帝啊！”舞曲一完，老头儿就嚷了起来，“原来，我一直在这山坳里虚度光阴呀！”玛格丽特扑哧一笑，倾身吻了吻他。地面擦得油光锃亮，客人们聚在周围，向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弗雷德里克喜形于色，跨步上前，伸出双臂。“老师，”他说，“再教教我吧。”

有人放上唱片，又让玛格丽特喝了一杯潘趣酒，然后，他俩开始跳舞。弗雷德里克姿势难看，笨手笨脚，但在激烈旋转的舞步中，他用强健的胳膊搂着她。她能感觉到他的快乐，自己也觉得安全。

一曲结束，已在肚子里装了十多杯潘趣酒的风琴手，又兴高采烈地奏了起来。他边拉边唱，拥在周围的客人，在壁炉的火光映照下，也都一个接一个跟着唱了起来。他们的歌声，和着乐师那饱满高昂的音符，一浪赛过一浪，飘过高高的屋梁，回荡在大厅。玛格丽特一动不动地站着。弗雷德里克就在她旁边，一只手搂着她。她满脸绯红，一边轻声细气地哼着，像是只对自己唱，一边在心底里说：多么善良热情的人们，多么和蔼可亲、天真率直，对待外人也那么周到；用歌声迎接新年，多好的创意。他们那粗犷的声音，已经融入了甜美的音乐。

“玫瑰，玫瑰，草原上的红玫瑰。”人们齐声高唱。兰格曼老头儿声音最高，像公牛那般吼叫，样子让人觉得滑稽可笑。玛格丽特也跟大伙一块儿唱着。她的目光扫过壁炉，逐一打量十几个歌唱者。在整个屋子里，只有一人保持沉默。

克里斯汀·迪尔斯特是个身材高挑的青年。他神情严肃，若有所思，乌黑的头发剪得很短，皮肤被太阳烤得发黑，明亮的双眸泛着淡淡的金色，隐约露出只有野兽眼里才会出现的光芒。玛格丽特曾在山坡上见过他，那时他正认真地教那些新手滑雪，他在雪地上滑出长长的波状步伐，曾一度让她十分羡慕。此刻，他站在略微靠后的地方，尽量远离那些引吭高歌的人们。他那敞开领子的白衬衫，在黝黑皮肤的衬托下，显得十分耀眼。他镇定自若地拿着酒杯，用若有所思又漫不经心的目光，注视着那群唱歌的人。

玛格丽特向他看去，正好碰到他的目光。她向他微微一笑。“唱吧。”她说。

他郑重其事地报以一笑，然后举起酒杯，顺从地唱了起来。只是在一片嘈杂的嗡嗡声中，玛格丽特无法听见他的歌声，不知他到底唱得如何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浓烈的潘趣酒，新年的逼近，舞会早已不再庄重严肃。幽暗的角落里，人们成双成对地拥抱在一起，相互接吻，彼此乱抓。歌声越发响亮，越发狂放了。玛格丽特也越发难以跟上节奏，想要理解歌词就更难了，因为里面充满双关、俚语，连上了年纪的女人也禁不住嘻嘻哈哈，男人们更是纵情大笑。

子夜即将来临，兰格曼老头儿登上一把椅子，招呼大伙儿安静。他向风琴手打个手势，借着微微的醉意，拖着演讲似的腔调说：“我是一个西线老兵，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八年曾三次负伤。我提议，大伙儿一齐唱吧。”说罢，他朝风琴手挥了挥胳膊，风琴手迅即奏起了《德意志，德意志高于一切》。在奥地利唱这首歌，玛格丽特还是头一次，她会唱这首歌，是一个德国女佣教的，那时她五岁。现在她仍然记得歌词，也就跟着唱了起来，不禁感到陶醉，又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成了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。弗雷德里克见她也会唱，非常开心，把她搂得更紧了，还吻了吻她的前额。兰格曼老头儿仍然站在椅子上，高高举起酒杯，向大伙儿提议：“为美国干杯！为年轻的美国姑娘干杯！”玛格丽特一饮而尽，然后躬了躬身，彬彬有礼地回答道：“请允许我代表年轻的美国姑娘说一句：我高兴极了！”

弗雷德里克又吻了吻她的脖子，但她还没来得及对这种举动作出反应，风琴手就再次奏起了粗俗、刺耳的曲子。人们也都齐声唱了起来，声音嘶哑，扬扬得意。一时间，玛格丽特弄不懂这到底是什么歌曲。还在维也纳的时候，她曾听到过一两次，都是偷听到的，没人公开唱。此刻，一伙男人喝醉了酒，大着舌头，声嘶力竭地吼着，词句都纠缠在一起，她根本就听不清。

弗雷德里克直挺挺地站在玛格丽特身边，搂着她的纤纤细腰。她能感觉到，随着激昂的歌声逐渐升高，他的肌肉越绷越紧了。她全神贯注地感觉他的情感变化，这才终于听出些歌词。

“冲锋队员们，排好队伍，”弗雷德里克高声唱着，颈上暴起青筋，“高举旗帜，奋勇前进。”

玛格丽特越往下听，面孔就绷得越紧。她闭起双眼，感到浑身发软，这刺耳的歌声使她窒息。她想挣开弗雷德里克的怀抱，但被搂得过紧，无法挣脱，只得站在那儿继续听下去。后来她睁开眼睛，瞅了一眼迪尔斯特，发现他仍然闭着嘴，只是默默地看着，眼里交织着不安与理解的神情。

这是一支颂扬霍尔斯特·威塞尔^①的曲子。大伙儿稀里哗啦地唱着，临近结尾的时候，嗓门越来越高，犹如横空出世的电闪雷鸣。男人们笔直地站着，两眼烁烁发光，一副自鸣得意又杀气腾腾的样子。那些跟着一块儿歌唱的女人，犹如歌剧舞台上那些蠢

^①霍尔斯特·威塞尔，纳粹党徒心目中的民族英雄，其所作的《霍尔斯特·威塞尔之歌》后成为纳粹党歌。

立在神像前的修女一样。“在他的精神鼓舞下，咱们一块儿前进！”当这最后的歌声响彻整个大厅时，没吭一声的，就只有玛格丽特和那个黄眼睛的黝黑青年。

弗雷德里克紧紧地拽着玛格丽特，她禁不住默默流出了无助的眼泪，怨恨起自己的柔弱。恰在这时，乡村教堂的钟声响了。那是新年的钟声，高亢愉快、令人振奋，在冬天的夜空下，在四周的群山中，久久回荡。

兰格曼老头儿再次举起酒杯。他面孔绯红，像个萝卜，圆圆的秃顶滚下豆大的汗珠，两眼炯炯发光，或许一九一五年他开赴西线时，就是这副眼神。“为元首干杯！”他的话语深沉虔敬。

“为元首干杯！”在炉火的映照下，一只只酒杯明光闪烁，人们张开贪馋的大嘴，急切而满怀敬意地饮下这杯酒。

“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上帝保佑你们！”此时此刻，高度的爱国狂热消失了，人们笑逐言开，彼此握手、拍背，相互亲吻，杀气腾腾的气氛荡然无存。

弗雷德里克把玛格丽特的身子转过来，要吻她。但她立即把头低下，不住的流泪变成了低沉的哭泣。她挣开他的胳膊，沿着楼梯跑上二楼，钻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“臭美国娘儿们！”她听见弗雷德里克一边说，一边放声大笑，“假装挺能喝呢。”

眼泪终于慢慢止住了。玛格丽特感到自己既脆弱又可笑。但她竭力不去理会这些。她有条不紊地刷牙，整理头发，用凉水拍打发红的眼睛。约瑟夫明早就要到了，她想尽量显得活泼些，愉快些，漂亮些，像平常一样。

玛格丽特的房间里，墙垣粉白，窗明几净。卧榻上方的十字架上，钉着用褐色木头雕刻而成的沉思的耶稣。玛格丽特脱了衣服，关掉电灯，打开窗子，爬上大床。山风和月光一并飞进屋里，把覆满粉屑一般的洁白大山留在窗外。一接触冰凉的床单，她就打起了哆嗦，迅速钻进羽绒被，很快也就暖和了。亚麻床单散发出阵阵清香，像祖母家洗衣房的味道，童年时代，她就曾闻过这种清新的气味。洁白的窗帘擦着窗框簌簌作响，像在低声细语。楼下，风琴手还在轻柔地演奏着那些诉说情苦别愁的曲子，带着深深的秋意，峰回路转、哀怨低沉，叫人柔肠寸断。不大工夫，她就沉沉入睡了，面容端庄平和，充满稚气，毫不设防，任凭冷风在床罩上吹过。

梦常常就是那样：一只温柔的手抚摸你的肌肤，一个毫无特征的黑色身影躺在你的身旁，一阵莫名的呼吸侵袭你的面颊，一只强壮的胳膊紧紧搂着你，压着你……

玛格丽特忽然醒来。

“别出声！”有人用德语说道，“我不会伤害你。”

他一直在喝白兰地，玛格丽特迷迷糊糊地意识到：连呼吸都有股酒味儿。

她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凝视来人的眼睛，见他漆黑的眼窝里闪着两道微光。他的一只手温柔而熟练地摸着她的下腹，一直摸到大腿。她感到他的大腿跨了上来。他那厚

厚的粗布衣服在她身上刮来蹭去。猛然间，她身子一转，滚到床的另一边，迅即坐了起来。但他身手敏捷，力量过人，一把将她拽倒在床。他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巴，嘿嘿笑着。

“你这小野兽，”他说，“狡猾的小松鼠！”

终于，玛格丽特听出了来人的声音。“是我。”弗雷德里克说，“一次短暂的拜访，没啥好怕的。”他试着从她嘴上抽回手来。“你不会嚷嚷的，”他说，声音很低，带着微微窃笑，仿佛逗小孩儿开心似的，“嚷也没用。大家都醉了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嘛，我会说，是你自个儿叫我来的，现在却改了主意。他们都会信我的，因为，不管怎样，和姑娘们在一起，我可是有口皆碑，而你又是外国妞儿，还有……”

“请你走吧，”玛格丽特低声说，“求你了。我对谁都不会说。”

弗雷德里克嘻嘻笑了。他的确有点儿醉，但醉得不严重，假装的成分倒不少。“我可爱迷人的小宝贝。这个季节，有很多漂亮妞儿都来过这儿，只有你最俊……”

“那你怎么就要我呢？”绝望中的玛格丽特迅速抓住话题，与此同时，把身体绷得紧紧的，像块石头，那样一来，他好奇的手就只能摸到一具僵硬冰凉的躯壳了。“有那么多的好姑娘，她们会喜欢的。”

“我就要你！”弗雷德里克温柔地吻着她的脖子，显然，在他看来，这样的温存任谁也无法抗拒。“我喜欢你，非常喜欢。”

“可我不要你！”玛格丽特断然说道。在这样的深夜，被一条彪形壮汉发狂似的抓住，按倒在漆黑的床上，她担心自己的德语会害了自己，忘了该用的词汇、语法和习惯用语，像个女学生似的，因为说错德语而抱恨终身。“我不要你！”

“开头忸怩，”弗雷德里克说，“假装不愿意，那就更有趣儿啦！更有女人味儿，更高贵风雅！”她能感到他的自信，感到他在嘲笑她。“很多姑娘都这样。”

“我会告诉你母亲的，”玛格丽特说，“我发誓。”

弗雷德里克扑哧笑了。在这静静的房间里，他的笑声充满自信，没有丝毫紧张。“告诉我母亲？尽管去吧，”弗雷德里克说，“你也不想想，你房间下面就有个棚子，要从窗子里爬进来，简直轻而易举，我母亲却总把那些漂亮姑娘安排在这里，又是为什么呢？”

这不可能！玛格丽特心想。那个矮矮胖胖、脸色红润、容光焕发的女人，那个在所有房间都挂上耶稣圣像的女人，那个勤劳整洁、常去教堂的女人……玛格丽特蓦地想起当大家在楼下大厅聚精会神地唱歌时，兰格曼太太是什么样儿：粗鄙的音乐声中，放荡的眼神紧紧盯着旁人，汗津津的脸上写满肉欲。可不是吗？一切都有可能，玛格丽特思忖着，准是，这个十八岁的傻小子不会凭空捏造……

“多少次了？”她急忙问，只想竭力拖延时间，“你爬进这房间多少次了？”

弗雷德里克得意地咧嘴一笑。玛格丽特瞧见他那闪光的牙齿。因为要说话，他不

安分的手只得停了片刻。“家常便饭。”他自鸣得意地说，“可现在就得严加选择了。棚顶积满了雪，滑溜溜的，爬进来可费劲儿啦。只有遇见漂亮姑娘，像你这样的，我才肯干。”

他的手又开动了，一只温柔、老练、顽固的手。她的双手被他的胳膊死死地按在床上。她感到闷热、疲惫，感到受了侮辱。她使劲儿转动脑袋，扭动肩膀，竭力想挣脱自己被压住的双腿，可是没有办到。弗雷德里克紧紧地压着她，嘻嘻笑着，尽情欣赏她那乏力而撩人的抵抗。

“你真可爱！”弗雷德里克低声说，“多好的腰身啊！”

“我要叫啦！我警告你！”

“真是那样，对你可就不利啦，”弗雷德里克说，“非常不利。我母亲会当众臭骂你，叫你立刻滚出这座房子，因为她儿子还小，只有十八岁，你却引诱他，把他带进你的房间，让他惹上麻烦。再说了，你的绅士朋友明天就要到了。到时候，整个镇子都会指指点点，所有的人都会谈论这件事……”弗雷德里克的语气充满嘲弄，煞有介事。“我劝你啊，最好还是别嚷嚷。”

玛格丽特闭上眼睛，默不作声地躺着。一时间，晚上那一张张面孔在她眼前闪现：一群淫荡之徒，一群笑里藏刀的阴谋家，装出一副山里人纯洁健康的假相，却在这冰封雪冻的“堡垒”里对她施展诡计。

弗雷德里克突然一个翻身，趴在她身上。他的衣服已经解开，她能感到他那光滑、暖和的胸膛压在了自己身上。在他粗壮的身体下，她感到窒息，喘不过气来。泪水涌上她的眼眶，但她强忍住了。

他正有条不紊地慢慢分开她的双腿。这让她的双手终于逮到了机会，得以向他的眼睛抓去。她感觉抓破了他的皮肤，听见刺耳的刮搔声。她动作迅捷，在他还没捉住她的双手前，猛抓他的脸，一次接一次。

“母狗！”弗雷德里克愤怒了，一手攥紧她的双手，狠命拧她的手腕，另一只手抡起来，挥拳击打她的嘴巴。她感到嘴上在流血。“一文不值的美国小母狗！”他骑坐在她身上。她静静地躺着，死死盯住他，眼里闪烁着胜利、愤怒与倔犟。静谧的月光下，此情此景笼罩在一片安静平和的银色光芒中。

他再次抡起手背揍她。指关节的骨头打在她嘴巴上，散发出一种转瞬即逝、令人厌恶的烟味，那是他下厨时随身带来的厨房味道。

“你要再不滚蛋，”她头晕目眩，但说话还清楚明白，“明天我就宰了你。我和我的朋友，我们一定宰了你。我发誓。”

他骑在她身上，紧紧拽住她的双手。他脸破了，流着血，长长的金发一直垂到眼前。他俯身盯着她，气喘吁吁，一声不响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犹豫不决地移开视线。“啊哈”，他说，“娘儿们不要我，我也没兴趣了。不值得费劲儿。”

他放开她的双手，用脚后跟一样的胳膊肘，在她脸上狠狠地戳了一下，又在跨过她下床时，用膝盖对准她的身体，猛捅了一下。他站在窗前，一边拾掇衣服，一边舔嘴上的血。在宁静的月光中，他的模样既孩子气又有点可怜，既失望又笨拙。他慢慢扣上纽扣。

弗雷德里克迈着沉重的脚步穿过房间。“我走正门，”他说，“我终归有这个权利。”

玛格丽特一动不动地躺着，仰望着天花板。

他在门口停下脚步，不甘心就这样败北而去，连一点儿胜利的碎片也没捞到。玛格丽特意识到，眼前这个农家孩子，正急切地搜肠刮肚，要在离开前，把她狠狠地臭骂一通。“哼，”他说，“滚回维也纳去，滚回犹太人那儿去！”

他推开房门走了，连门也没带上。玛格丽特从床上起来，轻轻关上门。她听到他下了楼梯，朝厨房走去。那沉重的步履，在古老的木板墙上发出阵阵回响，整栋房子正酣睡在深冬的夜幕里。

风已停止，房间里又静又冷。玛格丽特突然打了一个寒颤，她这才意识到，自己只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睡衣。她急忙过去关上窗户。月亮隐没了，夜色开始慢慢泛白，灰蒙蒙的天穹下，远山显得格外沉寂、神秘。

玛格丽特瞧了瞧床铺。床单已经撕破了一条，枕头染上了谜团般的深红色血迹，被褥乱七八糟揉成一团。她已穿上了衣服，仍在不住地战栗，只觉得浑身乏力，像散了架似的，手腕在寒风中钻心般疼。她穿上最暖和的滑雪服，外加两双毛袜，又在外套上一件大衣。即便这样，她依然冷得瑟瑟发抖，于是干脆坐在窗前的小摇椅里，望着外面的山冈。苍白的山峰抹上了浅绿色的曙光，仿佛从夜的黑暗里浮出来一般。

随后，黎明的绿色变成了粉红色；曙光顾着山坡往下倾泻，直到漫山遍野的积雪都发出清新的光彩，亮堂堂地迎接清晨的来临。玛格丽特站起身来，连床铺都没看一眼，信步走出房间。她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，穿过静谧的屋子。屋子的四角还潜伏着黑夜那最后的残影，楼下大厅里还弥漫着昨夜晚会的气味。她推开厚重的大门，迈步走进了白皑皑、蓝湛湛的新年。人们还在沉睡。

街道上阒无一人。沿着雪堆之间的人行小道，玛格丽特漫无目的地走着，感觉连肺里都充满了温存，有一种莫名的冲动，她知道这是由于清晨宜人的空气。有扇房门打开了，一个身材滚圆、个头不高的妇人出现在门口。她头戴防尘帽，腰系围裙，面颊红润，喜气洋洋。“早安，小姐，”她说，“多美的清晨啊！”

玛格丽特瞥了她一眼，继续往前赶。那妇人望着玛格丽特的背影，先是大惑不解，然后一通责备，最后“砰”地将房门狠狠关上。

玛格丽特离开街道，转身上那条通往山冈的公路。她机械地走着，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，慢慢地朝那山坡滑雪场走去。那里视野开阔，晨光初照，徐徐生辉，但四下空无一人。她离开公路，沿着布满积雪的山坡，朝那间供滑雪者休息的小屋走去。小

屋很美，像儿童梦中的欧洲：厚重的横梁，低矮的尖顶，厚厚的积雪。

小屋前有一条长凳，玛格丽特径直坐了下去，霎时间，她感到一阵发软，觉得再也无法继续前进了。她抬头向上凝望，感觉那平缓的山坡像在膨胀，披着奶酪般的积雪，蜿蜒而上，直至乱石凌空的顶峰。山峰在湛蓝的天空上，裁剪出轮廓鲜明的一方紫红。

再也不要想它了，她告诫自己，决不。她面无表情地坐着，一边凝望眼前这拔地而起的大山，一边在心里描绘那想象中的完美下滑，一个克利斯蒂式的动作，外加几个大旋转。我再也不要再想它了。她的舌尖下意识地舔了舔唇上的凝血。也许以后会想，在我完全平静以后，不再这样愤怒的时候……右面峡谷边的积雪特别危险，因为那儿有个土丘，越过时会产生雪盲，还要拐一个大弯，避开裸露在外的岩石，难免心理会恐慌……

“早安，弗里曼特。”忽然旁边有人说话。

玛格丽特猛然转过头去，是滑雪教练，那个身材匀称、晒得黝黑的年轻人。她曾在晚会上向他微笑，在风琴手演奏时请他跟大家一起唱歌。她不假思索地站起来，转身就走。

迪尔斯特在后面跟了一步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他问，声音跟着她，显得深沉柔和、彬彬有礼。玛格丽特停了下来，想起头天晚上的事。人人都在狂喊乱叫，弗雷德里克紧紧搂着她，像驴一样尖着嗓子嘶吼，只有这滑雪教练始终保持沉默。她想起自己哭泣流泪时，他是如何盯着她看，用他那胆怯而怜悯的眼神，默默地向她表明，在那特殊的时刻，她并不孤单。

她转过身来。“对不起，”她挤出一丝微笑，“我在想事儿，你把我吓了一跳。”

“你肯定真的没事儿？”他关切地问。他站在她面前，光着脑袋，显得比昨晚更加稚气，更加羞怯。

“真的没什么。”玛格丽特坐下，“我只是坐在这儿欣赏你的大山。”

“也许，你想一个人待会儿？”他问，甚至后退了一步。

“噢，不，”玛格丽特说，“真的。”她突然感到需要跟人谈谈那件事，需要弄清它到底意味着什么，需要决定究竟如何处理。告诉约瑟夫不行，迪尔斯特却令人信任。他甚至有点儿像约瑟夫：肌肤黝黑，神情严肃，聪明理智。“请你别走。”她说。

他站在她的面前，双腿微微分开，衣领敞着，手套也没戴，好像完全没有山风吹过，压根儿就不冷一样。他穿着漂亮的紧身滑雪服，显得十分优雅。被太阳烤过的肌肤显出一种天然的橄榄色，红润的脸颊下，涌动着红珊瑚一样的热血。

他从衣兜里掏出香烟，取一支递给她。她接过来。他熟练地用手挡着风，擦燃火柴，俯身为她点烟。他那双结实稳健、泰然自若的橄榄色大手，与她的脸相距咫尺。

“谢谢。”她说。他点点头，而后点燃自己的烟，在她身边坐下。他们一同坐着，仰

头靠在椅背上，眯起眼睛，默默地欣赏眼前那壮美的雪山。烟雾袅袅升起，在头顶盘旋，香烟的味道丰富而浓烈，那是玛格丽特今早闻过的味道。

“多奇妙呀！”她慨叹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群山。”

他耸耸肩。“是敌人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敌人。”

玛格丽特看着他。他眯起眼睛，绷着嘴唇。她调转目光，重又打量起那些群山。

“你为什么不喜欢它们？”

“这是监狱，”他挪了挪双脚，脚上的高筒靴缀着鲜艳的缚带和银色纽扣，非常漂亮，“我的监狱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说？”玛格丽特惊异地问。

“一个大男人，就这样耗费生命，你不觉得简直就是白痴？”他苦笑道，“世界就要土崩瓦解，人类为了生存在痛苦挣扎。而我呢，一门心思地教那群胖乎乎的小姑娘，以免她们滑下山坡时，摔破脸蛋儿。”

这个国家可真怪啊！玛格丽特不禁想到。尽管她情绪不佳，却也觉得甚是好笑：就连运动员都有忧时济世之心。

“如果你反感这么强烈，”她继续说，“为什么不尝试干一番事业呢？”

他无声地笑笑，但是并不快乐。

“我尝试过了，”他回答，“在维也纳，整整七个月。我在这儿再也没法待了，所以去了维也纳，想找份体面有益的差事，哪怕难得要命。可我要说，眼下这种景况，你休想在维也纳弄到有益的工作。但我终于还是找到了，在一家饭馆做下等侍者，给观光客端菜盘子。现在，我回家了。在这儿，起码能体面地挣钱糊口。这就是奥地利。说废话都能获得很好的收入。”迪尔斯特摇摇头。“请你原谅。”他说。

“原谅什么？”

“原谅我对你说这些话。我竟然会在你面前诉苦，我为自己感到羞愧。”他扔掉香烟，双手插进衣袋，窘迫地微微弓起脊背，“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。也许是时间太早的缘故，这山上又只有咱俩醒着。我不知道。我只是隐约觉得……你能懂我……这里的人呀……”他又耸耸肩，“都是畜生！光会吃喝、挣钱。昨天晚上我就想跟你说……”

“可惜你没有。”玛格丽特遗憾地说。她坐在他身边。他的声音柔和低沉，说出的德语准确达意。他还特意放缓语速，好让她能听得更加清楚。玛格丽特听着，内心逐渐趋于平静，被凌辱的感觉开始慢慢消退。

“昨晚你走得太突然，”迪尔斯特又说，“而且哭了。”

“那可真蠢，”玛格丽特坦率地说，“表明我还不成熟。”

“人即使很成熟，也还是会哭。经常哭，伤心地哭。”他说。玛格丽特感到他似乎想让她知道，他自己有时也哭。“你多大了？”他突然问。

“二十一岁。”玛格丽特回答。

他点点头，好像她告诉了他一件大事，关乎将来的一切。

“来奥地利做什么呢？”他问。
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玛格丽特吞吞吐吐，“我父亲去世了，留了一点儿钱给我，不是很多，但够用。我想稍微见见世面，然后再安顿下来……”

“可为什么要选奥地利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直在纽约学习舞台设计，有个熟人到了维也纳，说那儿有所很好的学校，一点儿不比其他地方的差。其实哪里都一样，只要和美国不同。这点很重要。”

“你在维也纳上学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学校好吗？”

“说不上好。”她笑了笑，“所有的学校都一个样。它们对别人也许有帮助，对我不成。”

“但是，”他掉过头来，严肃地望着她，“你仍然喜欢它？”

“是的。我爱维也纳，爱奥地利。”

“昨天晚上，”他说，“你不是特别喜欢奥地利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她坦率地说道，“倒不是奥地利，是那些人。我不太喜欢他们。”

“是那支歌吧，”他说，“那支《霍尔斯特·威塞尔之歌》。”

她迟疑了一下。“是的，”她说，“我对它没有思想准备。我没有想到，在这儿，在这美丽的地方，在远离一切——”

“我们并不远，”他打断了她，“根本不远。你是犹太人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她回答。就是这个问题，玛格丽特心想，把欧洲截然分割开来。

“当然不是，”他说，“我就知道你不是。”他默默地咬紧嘴唇，凝视着远处的山坡，脸上一副苦苦思索的表情，显得迷惑不解而冥思苦想。“是你那朋友。”他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就是今天早上要来的那位先生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听来的。”

一阵短暂的沉默。他真是怪人，玛格丽特心想，一半儿大胆，一半儿胆怯，不懂幽默，严肃阴沉，却有着出人意料的敏感，而且善解人意。

“我想，他是犹太人？”他的语气严肃礼貌，没有偏见和仇视。

“这个……”玛格丽特直言不讳地说，“照你们这些人看来，他也许是犹太人。他自己是天主教徒，母亲是犹太人，所以我想……”

“他什么样子啊？”

玛格丽特慢条斯理地回答：“他是医生。年龄当然比我大，非常英俊，看起来有点像你。他也很俏皮，身边有人的时候，总能让人笑个不停。在卡尔·马克思公寓战^①中，他跟那些大兵交过火，最后撤离街垒——”她突然把话煞住，“我收回我的话。到处讲这样的事，真太愚蠢了，会惹很多麻烦。”

“是的，”滑雪教练说，“不用再说啦。不过，听上去他是个好小伙子。你打算和他结婚吗？”

玛格丽特耸耸肩。“我们谈过这事儿。可是……还没决定呢。等等看吧。”

“你要把昨晚的事儿告诉他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连你的嘴唇如何弄破的也要告诉他？”

玛格丽特不自觉地伸手摸了摸嘴上的伤痕，用眼角瞟了这位滑雪教练一眼。他正庄重地凝视着远处的群山。“弗雷德里克昨夜去过你那儿，是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的，”玛格丽特轻声回答，“你知道弗雷德里克？”

“人人都知道弗雷德里克，”滑雪教练哑声回答，“带着伤痕走出那个房间的姑娘，你可不是第一个。”

“竟然没人管？”

滑雪教练一声冷笑：“一个迷人的鲜活青年。据说，许多姑娘都挺喜欢他呢，甚至那些表示抗拒的姑娘。这是给兰格曼太太的旅馆增添乐趣的小玩意儿。弗雷德里克是本镇的名人。这里的一切都为滑雪者服务：那条铁索，那只五桨拖船，十八英尺厚的积雪，还有这温柔的本土强奸。我想，他还不至于太过分。如果哪个姑娘真的坚决不从，他也会最终撒手。他放弃了你，是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玛格丽特回答。

“整个晚上你都没过好，是吧？在幸福而古老的奥地利，用欢乐和歌声迎接新年。”

“也许，”玛格丽特说，“一切都是殊途同归。”

“你指什么？”

“《霍尔斯特·威塞尔之歌》，纳粹分子，闯进妇女的卧室，殴打她们——”

“一派胡言！”迪尔斯特打断了她，声音很高，带着愤怒，“别再这样胡说八道了。”

“我胡说什么了？”玛格丽特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与恐惧。

^①卡尔·马克思公寓战，指1934年2月维也纳工人和保卫同盟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武装组织）成员反对多尔弗斯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武装起义。

“弗雷德里克钻进你的卧室，并非因为他是纳粹。”滑雪教练用他惯常的语气对她说道，态度平和耐心，像教孩子滑雪的入门知识似的。“弗雷德里克所以会那么干，因为他是一个下流胚、人类的渣滓！他成为纳粹纯属偶然。说到底，就算成了纳粹，他也只能是纳粹中的败类。”

“你呢？”玛格丽特问。她一动不动地坐着，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。

“当然，”滑雪教练说，“我当然是纳粹。不必那么惊奇。你读够了那些痴人说梦的美国报纸。我们吃孩子啦，焚烧教堂啦，驱使修女赤身裸体走过街头、用口红和人血在她们背上画淫秽图画啦，拿人当畜生在农场饲养啦，等等，等等。如果有谁把这些都当真，那才叫人笑掉大牙呢。”

他沉默下来。玛格丽特想要离开，可她现在浑身乏力，恐怕一站起来就会跌跌撞撞，摔倒在地。她感到两眼刺痛，双腿灌铅，仿佛连续几天没有睡觉似的。她眯起眼睛，望着空廓寂寥、白雪皑皑的群山。太阳正冉冉升起，群山好像移到了远处，不如先前那么动人了。

多么虚伪！她想。太阳升起的时候，甚至连平静壮美的群山都是虚假的。

“我想让你明白……”他亲切的嗓音带着一丝悲伤和恳求，“在美国，你可以谴责一切，那很容易。你们那么富有，可以购买任何奢侈品：所谓的宽容、民主、道德标准啦什么的。但在这儿，在奥地利，我们没有道德标准。”迪尔斯特中断了自己的话，仿佛在等她反驳。她依然沉默不语，他遂继续说下去，语调低沉刻板。“当然，”他说，“你有自己的独特观念。这我不怪你。你的朋友是犹太人，你替他担忧，于是忽视了更大的问题，更大的问题……”他重复了一遍，似乎这几个字眼特别可靠，特别悦耳。“更大的问题是奥地利，是德国人民的命运。硬说我们不是德国人，简直荒唐可笑。对于五千英里以外的美国人来说，这么胡说很容易，可我们却办不到。要是这样看问题，我们就成了乞丐民族。七百万前途渺茫的人，都在仰赖别人，像群餐馆小厮，靠游客和外国人的小费过日子。美国人是不会理解这一点的。人嘛，总不能老在屈辱中生活。他们必须干他们应干的一切，只要能够恢复自尊。奥地利只有走纳粹道路，成为大日耳曼帝国的一部分，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”他的声音越发高昂，语调又重新生动起来。

“可这并不是唯一出路啊。”玛格丽特反驳道，尽管她知道争论也是徒劳，可他毕竟看起来那么聪慧、谦和、理性。“除了屠杀和欺骗，肯定还有其他出路。”

“亲爱的姑娘，”滑雪教练悲伤地摇了摇头，继续耐心地解释，“你还是先在欧洲生活十年，然后再来对我说这种话吧，如果你还活着。告诉你吧，直到去年，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呢。全世界无产者呀、人类和平呀、按需分配呀、理智的胜利呀、兄弟般的友情呀，如此等等，”他哈哈一笑，“全是胡扯。我不知道美国，但我了解欧洲。在欧洲，凭理智，只能一事无成。兄弟般的友谊……街头巷尾的廉价笑柄而已，供那些二流政客在战争间隙所用。我觉得，就算美国也没有多大不同吧？你却指责我们撒谎、